

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。諸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昨天學習到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在第一大段，俞先生與同學十幾個人結文昌社，依據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的教導來行善事。在《陰騭文》裡面，在這當中提出「惜字、放生，戒淫殺口過，行之有年」，這是舉出《陰騭文》幾樁事情，《陰騭文》裡面講得很多，這裡舉出這幾樁事情，也是代表了全部《陰騭文》的學習。我們這次講座時間一共二十四個小時，所以前面我們有十八個小時根據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註解裡面，周安士居士講的道理，以及引用的公案，跟大家學習。昨天我們已經學習到「戒淫殺口過」，講到戒口過。在戒口過這一句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它本文，就是它的原文，就是「須隱惡揚善，不可口是心非」，這就是戒口過。

我們學佛的同修，特別是聽過經的同修，長時間聽經的同修，大家都聽過，我們淨宗學會同修大家也讀過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佛給我們講，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，接著才是「善護身業，不失律儀；善護意業，清淨無染」。這是我們淨宗學會同修長時間讀誦的經典。這三句經文，我想讀過《無量壽經》的同修大家印象都比較深刻，特別我們淨老和尚在講這個經，也曾經把這三句經文特別給我們做一個提示，告訴我們《無量壽經》為什麼把善護口業排在第一個。我們看一般經典順序的排列都是身口意三業，先講身業，再講口業，再講意業，一般經典都是這樣排列的。但是在《無量壽經》我們看到，身口意，身跟口順序調過來，把口業擺在第一個，身業擺在第二個，第三個才是意業。從這個地方，我們聽

過淨老和尚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就知道佛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特別提醒我們善護口業的重要。善護口業就是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這個地方講的，根據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所講的規條來修學，就是戒口過。

在儒家孔老夫子教學，他列為四科，第一科是德行，第二是言語，第三政事，第四文藝。在四科當中言語擺在第二個，也顯示言語學非常的重要。我們看到這個經典上這些教訓、這些開示，我們應當要留意。最近這些年，我們淨老和尚在世界各地不斷的推廣儒家的《弟子規》，很多人發心來學習、來演講，也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在《弟子規》裡面也給我們講了，「話說多，不如少」，就是告訴我們言語的重要性。這是講戒口過。講話這是大學問，要學會講話，真的也要下一番功夫，而且要時時注意我們自己講話。因為講話，我們如果不留意，往往會講錯話。所以這個口業，說實在話，比身業還容易犯，比身業容易犯。

所以在《延壽藥言》這本書，裡面講到謹言這部分，就是言語要謹慎，裡面我也給它提出幾條來跟大家分享。裡面講到，「言語簡寡，在我可以少悔，在人可以少怨。德進則言自簡」。言語簡單，寡就是少，在我們自己可以減少一些懊悔。往往我們講錯話了，事後我們心裡會覺得很懊悔，剛才怎麼講了那句話，話講出去又收不回來。特別話太多，講錯話的機會就愈多，事後的懊悔那就更多了。這是對自己，有時候話講多了、講錯了，得罪人，跟人結怨。所以話少，在於自己，可以減少一些懊悔、後悔；在別人，可以減少跟人家結怨。往往一句話就得罪人，跟人家結怨，這在現實社會當中非常多。德進則言自簡，我們的德行如果有進步了，講的話自然它就比較簡要，比較少。

「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心平氣和則能言。氣不平，則發言

多失。」講話講的是時候，人家聽了不厭煩；如果講的不是時候，他愈聽愈煩惱，這個不是講話的時候。這是《論語》裡面講的。我們講話心平氣和的時候，我們講話的聲調、講話的態度都是很溫和，聽的人他就生歡喜心，他就能接受。心平氣和講話就比較得體，如果氣不平，當我們心很不平的時候，發言多失，講的話就很多過失，這也是很自然的。「同一言也，和其聲以言之，則聞者喜；厲其聲以言之，則聞者怒。」同樣一句話，過去我也常常跟一些同修交流這個問題，我說同樣一句話，你講話的語調、態度不一樣，別人聽起來他的感受就不一樣。同樣一句話，如果以溫和的聲音來講，聽的人他就容易接受；如果用很嚴厲的聲音來講，聽的人他心裡就很難過，就不容易接受。同樣一句話，講話的態度、語氣不一樣，聽的人他感受就不一樣。所以講話真的是要學習。

又說，「多門之室生風。多口之人生禍。無多言，多言多敗。」這是用門很多的一個房子來做一個比喻，一個房子門如果很多，當然風就多，進風的地方就多了。多口之人生禍，多口就是話很多的人，他就容易去惹災禍。話萬一講錯了，講得不對了，真的是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，所以多話的人容易招禍，招惹災禍。所以無多言，多言多敗，就話不要講太多，講太多失敗的機會就多。《弟子規》也給我們講，「話說多，不如少」，話說太多了，不如話說得少一點。我們覺得講話講得不太對，要提高警覺，馬上就要先煞板了，不要繼續再講，愈講就愈不對了，愈講過失就愈多。所以講話要有個節制。所以說話多不如話少，話少不如話好，我們講話多不如講少一點，也不是叫你完全不講，少就少過失。在《論語》也講「言多必失」，言語多了必定會有過失，所以儒家教我們話說多就不如少。話少不如話好，我們盡量講好話，不要講沒有意義的話，講那些不得體的話，那這些就要避免。所以話少不如話好，多講一

些有意義的、對人有幫助的這些話、這些言語。這些都屬於戒口過，我們戒口過要從話說多、不如少這裡來學習，口過就會減少了。

此地我們講到「戒淫殺口過」，俞淨意他這時候還沒有遇到灶神，他還不叫俞淨意，他的本名叫俞都，他的字號叫良臣，就俞良臣，俞先生。他跟同學：

【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】

就是這樣修行修了很多年。

【前後應試七科。皆不中。】

就是他從秀才要去考舉人考了七次，古時候三年考一次，考了七次就是考了二十一年，都沒考上。

【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】

生了五個兒子，有四個兒子生病夭折死了。

【其第三子。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】

生了五個兒子四個病死了，第三個兒子非常的聰明，也長得很好，『聰秀』就是聰明，長得又很莊嚴。『左足』，左腳的腳底有兩顆痣，生下來有兩顆痣。『夫婦寶之』，他們夫妻兩個人對第三個兒子特別的喜歡。第三個兒子『八歲戲於里中』，就是八歲的時候在他們家外面遊戲。『遂失去』，到外面去遊玩那就失蹤了。『不知所之』，不知道去哪裡了，就沒有回來了。

【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】

生四個女兒也死了三個，剩下一個女兒。他有九個兒女，剩下兩個，一個失蹤，那個失蹤也等於是沒有了。生了九個兒女，只有剩下一個女兒在身邊。

【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】

他的妻子因為兒女死了那麼多，失蹤的失蹤，死的死，這個妻子，當然這是人之常情，所謂天下父母心，兒女這樣一個一個的死了，當然非常的傷心。傷心就哭，天天哭這些兒女，想念這些兒女，哭到兩個眼睛都瞎掉了。俞公，就是俞先生，『公潦倒終年』，「潦倒」就是運氣非常不好，「終年」就是一年到頭，都沒有好運，都是遇到一些倒霉事情。『貧窘益甚』，貧就是家庭的經濟非常不好，沒有錢，貧窮。窘這個字，上面一個穴，下面一個君子的君，從穴從君，這個古時候講老虎叫山君，老虎被逼到洞穴裡面出不來，表示很窮困。被逼迫到已經快到走投無路這樣的一個情況，所以貧窘益甚，愈來愈嚴重。這個時候俞公他自己就反省了，『自反無大過，慘膺天罰』，他自己反省，他自己一生也沒有做過什麼重大的罪過，怎麼受到老天懲罰這麼淒慘？這段說出他壯年的時候非常潦倒，就是他的遭遇非常不好，年紀也愈來愈大，家境不好。靠著教書為生，當時稱為私塾，當然學生也不多。這是講他這段遭遇，似乎他在做這個善事，好像老天爺都沒有保佑他。我們接著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年四十外。每歲臘月終。自寫黃疏。禱於灶神。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。亦無報應。至四十七歲時。】

這段就講，『年四十外』，就是這個年紀愈來愈大了，已經超過四十歲了。四十歲以後，他每年臘月三十，是民間風俗祭灶神的時候，灶神爺在這一天就上升到天堂，把這一家人的善惡都給玉皇大帝報告。所以從前供養灶神的對聯是寫著「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」，意思就希望灶神爺在每年除夕這一天上天去，請他跟玉皇上帝報告好事，再回到人間來，來保佑他們這一家人的平安，對聯過去這麼寫。這個灶神，我在小時候看我的外婆，外祖母，她很重視的，以前燒柴火那個灶，我看我外婆的灶都要洗得很乾淨，她的

灶你不能隨便給它擺東西的，要弄得很整齊、很乾淨，常常聽我外婆講對灶神要恭敬。這是我們中國民間，特別在南方這一帶，過去的習俗都有拜灶神，在農曆臘月三十，十二月最後一天，就是除夕，都會拜灶神，平常也有拜，這一天是必定要拜，在中國南方有這習俗。

俞先生他四十歲以後，他每年臘月三十，他就自己『寫黃疏』，「疏」就是疏文。像我們現在做三時繫念，法會做圓滿會念疏文，疏文用黃色的紙去寫的。在我們中國古代，黃色的紙是代表最尊重的。為什麼？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穿黃色的衣服，其他的人，皇帝以下的人，不能穿的。所以紙張用黃色這表最恭敬，黃疏，黃紙寫的疏文。他寫這個疏文主要是希望透過灶神向玉皇上帝報告，他做了這麼多好事，怎麼命運這麼不好，報應這麼淒慘。所以『禱於灶神，求其上達』，希望灶神代替他來向上帝轉達。『如是數年，亦無報應』，從四十歲那年以後每一年都有寫這個黃疏，請灶神爺向玉皇上帝轉達，經過好幾年也沒有報應，沒有感應，還是這樣。『至四十七歲時』：

【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。舉室蕭然。淒涼相弔。】

到了四十七歲那一年才有了感應。四十七歲那一年，他從四十歲開始，每年臘月三十日，都寫黃疏請灶神爺向玉皇上帝報告，他做的好事，怎麼遭遇這麼不好的命運？那一共寫了七年，就是四十七歲，七年，到第七年才有感應。四十七歲這一年除夕，就是臘月三十。除夕在我們中國傳統，就是家人如果到外面工作的，都必定要回家，回老家，大家圍爐團圓。現在在中國還是有這個習俗，每逢農曆過年除夕之前，很多在外地打工的，大家都希望利用年假回家跟家人團聚，除夕希望回家來團聚，這是我們中國民間習俗。現在在海外，像在澳大利亞這裡，除夕恐怕不一定有假期，這個習俗

在海外就很難見到。在華人比較多的地區，可能還有舉辦這些年節的活動，像美國舊金山、紐約這有華人街，舉辦一個活動。但是氣氛當然無法跟中國相比，畢竟這是在外國地區，這個文化不一樣。

除夕這一天，就跟他的『瞽妻』，「瞽妻」就是他的太太哭兒女哭得太傷心，眼睛都哭瞎了，瞎掉了。跟妻子以及剩下一個女兒，這個晚上一家三個人坐在屋子裡面，『舉室蕭然』，「蕭然」就是很蕭條。『淒涼相弔』，大家坐著很淒涼，親戚朋友也沒有人來看望他。因為除夕每個人大家都要回家去團圓，這個時候也沒有人來，就他們一家三個人坐在屋子裡面很淒涼。從這幾句就可以看到，俞先生他的家境多麼的淒慘。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忽聞叩門聲。公秉燭視之。見一角巾皂服之士。鬚髮半蒼。長揖就座。口稱張姓。自遠路而歸。聞君家愁嘆。特來相慰。】

這個一段，就四十七歲那一年臘月三十日的晚上，他正與妻女枯坐淒涼相弔的時候，忽然有人來敲門。臘月三十除夕，在我們中國民間，大家都回家團圓，這個時候怎麼會有人來敲門？當然他就出去開門。古時候沒有電燈，都是點蠟燭，他都點了蠟燭，已經晚上了，點了蠟燭開門。看到一個人『角巾皂服』，從前角巾是一般隱士用的，它不是一頂帽子，是一塊方的布，四四方方的布，紮在頭頂上，把頭髮綁起來。我們如果看古裝電影、古裝的連續劇會看到，古人把頭髮用一塊方布綁起來，那就叫角巾。從前是一般隱士用的，紮在頭上。修道之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。這種打扮現在在大陸上，道士還有這種打扮的，用一塊方巾把頭髮綁起來。「皂服」，皂就是黑色的，他穿著黑色的袍子。『鬚髮半蒼』，看他的鬚鬚頭髮就一半是蒼白的，看看年歲大概有五、六十歲。『長揖就座』，「長揖」，古人就是抱拳鞠躬，很有禮貌向他問訊作揖，就進到他們家裡面坐下來了。

介紹自己姓張，他自己介紹，他說他是姓張，並且說從遠路歸，我從很遠的地方回來，走到你家門口聽到你家裡發出愁嘆聲，你們家三個人心裡很難過，發出來的聲音讓我聽到很憂愁、很怨嘆，聽到這個聲音。所以『聞君家愁嘆，特來相慰』，張先生說我是聽到你們家這種愁嘆的聲音，我聽到特別來安慰你們。這是說明他的來意，張先生他為什麼這時候來，就是聽到他們這些愁嘆聲，特別進來給他們看看，給他們慰問。

【公心異其人。執禮甚恭。】

俞公（俞先生）看到這個人很不尋常，怎麼這個時候來到他家，說要來慰問他們。俞先生看到這個陌生人心裡也覺得奇怪，但是看見他的儀表談吐，又好像很不平凡，所以對他也非常的恭敬。在他們這種家境潦倒的時候，我們世間人講世態炎涼，人家看到窮人躲避都來不及了，還有誰會來給他們慰問？尤其是臘月三十的晚上，家家戶戶都回家團圓，誰有空來到他家慰問？當然在這個時候有人來慰問，那心裡非常的感激，所以對他很恭敬。

【因言生平讀書積行。至今功名不遂。妻子不全。衣食不繼。且以歷焚灶疏。為張誦之。】

他是滿腹的牢騷，自己確實是有才學，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，四十七歲，『至今功名不遂』。那個時候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功名，就是考上舉人、進士，在國家政府機關謀得一官半職，這是讀書人他的一個出路。所謂學而優則仕，有了功名之後，靠著國家的俸祿，這樣才能養家活口。讀書人要是考不取功名，家境都是很清寒的，沒有一點基礎，相當之苦，物質生活相當清苦。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俞先生很苦，而且遭遇到種種不幸，他就說出自己生平讀書與行持好像沒有什麼重大的過失，為什麼到現在四十七歲了還功名不遂？妻子兒女都不能保全，兒女夭折的那麼多，妻子又瞎了。



『衣食不繼』，生活都成問題。同時又說這些年來，每年除夕都在灶神爺面前他焚化疏文，他所寫的疏文都還記得，把疏文的意思說出來給張先生聽聽。『為張誦之』，就是他寫的內容請灶神爺報告上帝，為什麼他家遭遇這麼淒慘？他做這麼多好事，怎麼都沒有一點好的報應？寫的這些內容再講給張先生來聽。

【張曰。予知君家事久矣。】

張先生聽到俞先生給他講完之後，他就說了，他說我對你家裡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，而且也很久了，這些你就都不必再跟我講，我都知道。下面接著就是張先生對俞公要講的話。

【君意惡太重。專務虛名。滿紙怨尤。瀆陳上帝。恐受罰不止此也。】

這段文的意思，特別舉出我們身口意三業意惡這部分，意惡我們一般講貪瞋痴慢疑、惡見，這是屬於心裡的惡業。這段文也是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沒有提到的，所以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在古時候印都附在《了凡四訓》的後面，等於是補充《了凡四訓》，《了凡四訓》這部分沒有提到，補充《了凡四訓》。改造命運遇到善知識，所以善知識也是我們一生能不能改造命運的一個關鍵。如果有緣遇到真正善知識，接受善知識的指導，依教奉行，命運就改了。遇到善知識當然不止袁了凡一個人，俞淨意先生他也遇到。一位是遇到雲谷禪師改過自新，一位是遇到灶神，他一樣把命運改變過來。張先生就給俞先生講了，他說『君意惡太重』，你那個心裡的惡念太重。『專務虛名』，你讀書積行都是弄一個場面，那都是虛妄的，你只是求個虛名，做事不務實。他自己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燒的疏文，這些內容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詞句，心不平，怨天尤人。看看這些疏文的內容，他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，自己沒有改過的意思。這是『褻瀆上帝』，這個罪過就更重了，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

『不止此也』，上帝給你處罰恐怕不止這樣，還會更嚴重，可能還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。張先生給俞先生講完這段話：

【公大驚曰。】

俞先生他生平所作所為的事情沒有別人知道，這個陌生人怎麼曉得這麼清楚？經他這麼一說，他心裡也很驚訝，所以『大驚』，大吃一驚。『曰』，接著俞先生他就講話了，他說：

【聞冥冥之中。纖善必錄。予誓行善事。恪奉規條。久矣。豈盡屬虛名乎。】

俞先生聽到張先生這麼說他並不服氣，他說我聽說『冥冥之中』都有鬼神在鑒察，一個人做很小很小的善事鬼神也知道。我這麼多年跟同學結文昌社，與同學們立下誓願力行善事。文昌社裡面訂的規條，就等於戒律一樣，大家都要遵守，我也是遵照規條來奉行，沒有違犯。這個規條就是前面舉出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幾條，「惜字、放生，戒淫殺口過」。俞先生他說我都依教奉行，都沒有違犯，難道這些也都是屬於虛名嗎？他心裡還是非常不平，來對這個張先生說。下面張先生給他一個回答：

【張曰。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。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。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裏物。甚至以之拭桌。且藉口曰勿污。而旋焚之。君日日親見。略不戒諭一語。但遇途間字紙。拾歸付火。有何益哉。】

張先生就在文昌社規條裡面舉出幾樁事情來給俞先生說明。《陰騭文》裡面很重視愛惜字紙，這是重視文化，重道，文以載道，所以惜字它是有這個示範的意義。當然他們文昌社也訂有這麼一條，要愛惜字紙。灶神張公就跟他講，既然有這麼一條就應當依教奉行，但是你跟你的學生，還是將一些書冊，或寫過舊的文章，有字的舊書，拿來糊窗戶、窗子。古時候的窗戶都用紙去貼的、去糊的，紙窗，現在都是玻璃的，現在我們比較少看到紙。現在在日本還

可以看到窗戶用紙，古時候都是用紙去糊這個窗。他都用有文字的紙去糊那個窗，甚至拿來擦桌子，俞先生也藉口說不要弄髒了，『而旋焚之』。『君日日親見』，他說你天天看到，你對這些學生以及比較『知交輩』，這個「知交輩」，『生徒』、知交，在古時候關係就很親密。生徒，我們中國有一句話講，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這個關係就如同父子一樣，很親密的；知交輩就是很知己的，交情很深厚的。這個話我們也要留意，就是說跟你關係這麼密切的人，他們都是用書文舊冊拿來『糊窗裏物』，拿來糊窗戶、包東西，甚至拿來擦桌子。『且藉口曰勿污』，你只是一個藉口，跟他們講不要污染了。「而旋焚之」，焚之就把它燒了。

『君日日親見，略不戒諭一語』，這個地方就是給他講，你天天都看到，你從來沒有給他們勸誡過，從來都沒有跟他們勸誡過一句話，勸導他們不可以用字紙來「糊窗裏物」、擦桌子、亂丟，你從來都不講。因為這些人跟你關係很密切，很親密的，應該講，應該告訴他們。你從來都沒有告訴他們，不可以這樣的這些道理。只是看到他們糊窗裏物，然後剩下來你拿去燒一燒，從來沒有告訴這些人，這些人跟你關係很密切、親密。如果不是知交輩或者生徒，這個關係比較疏遠，當然有些人他做的你不方便去講，講了不曉得他們能不能接受，不知道。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要知道，我們勸人家還是交情要夠，有這個親密關係的才能跟他講。這是講跟他關係這麼密切的人，他都從來沒有跟他們講過一句。但是只有在路上看到字紙，撿回來去燒一燒，『有何益哉』？自己的學生徒弟，自己知交的朋友，天天在污染這些字紙，你都從來沒有勸過他們，只是在路上看到有字的紙拿回來燒一燒，這些人你都沒有教導他們，那這樣有什麼利益？也就是說有什麼意義？

燒字紙在古時候非常重視。在台灣，我看到鹿港的媽祖廟、龍

山寺這些文武廟，都還有清朝時代留下來焚化字紙的焚化爐。在古時候文字得來不易，古時候這個書，宋朝發明印刷術，印刷也不是像現在這麼方便，是木刻板的，一個字一個字刻在木板，然後一張一張的印，那一天印沒有幾本書，一個工人一天印沒有幾本。現在南京金陵刻經處還是用松煙在印的，我去看過。你要買線裝書、古書，到南京金陵刻經處。金陵刻經處是楊仁山老居士他們家捐出來做刻經處的，現在還是佛教會做為刻經處。古時候拿到經典真的不容易，所以敬惜字紙的意義我們要知道，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。過去印書，如果不是很有價值的文章，一本書印下來成本很高的。如果你不是真正有價值，誰願意出錢去印那個書？沒有像現在活字排版、照相製版現在電腦這麼方便，以前沒有，所以以前要刻一本書不容易。如果你不是請人家去刻字來印的，那你就用手一個字一個字用毛筆去抄，那你能夠抄多少？所以字紙很不容易。而且一般寫出來的大部分都是很有價值的，這就不能隨便給它亂丟。因為這個文字，我們如果沒有依靠文字這個工具，我們就不懂聖賢、佛菩薩他們講的道理。所以對文字要恭敬，聖人造字我們要尊重、要恭敬，這就是為了重道。

我們通常講一切恭敬，對法寶的恭敬是要最恭敬的，經書屬於法寶之一，現在印刷術發達了，我們對於經書還是要一樣的尊敬，敬才有福。褻瀆就是造罪業，也就是折自己的福報。不知道的人天天在折福，無可奈何；我們明瞭的人就不可以這樣做，雖然是包東西，也盡可能不要用字紙，或者用報紙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包裹一些東西，可以去買一些沒有字的牛皮紙或者包裝紙這一類的來包。家裡可以準備一些放著，需要用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來包，不要有文字的紙去包東西。我們讀到這裡就可以明瞭古聖先賢教化眾生的苦心，就應當這麼做。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做，保證

有福報。如果說等到這個道理想通了再來做，恐怕壽命到了，時不待人。所以我們要相信聖言量，相信佛菩薩、聖賢講的，我們只要照著佛菩薩、聖賢教導去做，就沒有錯了，就不要管它什麼道理，這樣就是有福之人，就是一個有福報的人。所以世間事，有很多事情並不是說我們想通了，想到有道理再去做，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等你想通了再去做。有些事情你想通了再去做可以，有些事是沒有辦法。你說我想通了我才做，想到有道理我再去做。

現在人總是會講，拿出科學這樣來做一個理由，這個有沒有科學依據、科學精神？我剛出家的時候，我們淨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日常法師天天上課，上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每天早上七點到八點。日常法師也跟我們講很多道理。日常法師上海人，他到台灣之後，他大學是念台南的成功大學，他是早期的，後來他到美國去，他出家了。他大學裡面有很多同學覺得很奇怪，這個頭腦是不是有問題，念了大學又去出家？有一次他給我們講，他遇到一個同學，在台灣好像電力公司上班一個同學，他大學的同學，就碰到了，問他為什麼要出家？問日常法師，你出家有什麼科學根據？有什麼道理？你有沒有想通？就是以科學實驗這個道理來質問他。他說科學精神都是要透過實驗，有道理，通了，那才能去做。如果你沒有通過實驗，這個沒有道理的事情，絕對就不能去做的。

日常法師就反過來問他，日常法師就問他說，你小時候生出來，你媽媽餵你奶吃，你有沒有先做科學實驗，這個奶到底能不能吃？有沒有毒？為什麼要吃這個奶？你有沒有先想一想為什麼，想通了再去吃？他這個同學被他問得無法回答。你不是說什麼都要透過科學實驗才能做？你生活當中什麼事情都要透過科學實驗才能做，這樁事情你有沒有透過科學實驗？到底能不能做、能不能吃？所以

這些道理我們可以理解，我們在生活當中，其實有很多事情你不懂，不知道，但是你還非得這麼做。有透過實驗有經驗的人告訴我們，我們在生活當中也大部分是這樣，比如說現在人講科學、科學，有幾個人是科學家？對不對？科學家畢竟還是少數，在研究室裡面研究的有幾個？不多。就像我們佛門裡面修行證果的人，不多。科學家他自己研究出來了，給我們發表一篇報告，我們就接受了，你自己有去做實驗嗎？你有沒有再去研究他這個實驗對不對？我看大多數也沒有，聽說了他就相信，對不對？還不是這樣。佛菩薩他證果了，他看到了，我們相信他的聖言量，相信他的人格。為什麼相信？這個道理也很簡單，自古以來那麼多人相信，都真的得福了，當然我們也可以相信。所以我們相信佛菩薩，相信聖言量，依教奉行，就得福了。

這是張先生對俞先生講，他說你惜字這條你做得就不務實，只是一個應付應付的。你知交的朋友、你的學生用字紙在包東西，你都從來沒有勸過他們一次，跟他們講一聲，也從來沒有去阻止。只不過在路上看到一些字紙拿回來燒一燒，這樣有什麼用處？做個表面工作，沒有重視愛惜字紙它的精神跟意義，這個意思是這樣。這不就是徒務虛名嗎？就是你不過是圖個虛名而已，意思就是沒有實質的去落實。這一條是講他愛惜字紙，做這個好事，這個好事沒落實，只是務一個虛名，沒有確實去做這個好事。下面講放生這樁好事：

【社中每月放生。君隨班奔逐。因人成事。倘諸人不舉。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實慈悲之念。並未動於中也。】

這段講『放生』，修善是什麼事都要從心地發出來，別人提倡這樣做，你就跟著大家去做，人家不做你也就不做，你心地真正有慈悲心，真正想放生嗎？沒有。這個心從來沒有動過一個慈悲的念

頭，愛護眾生的念頭，沒有這個念頭。只是看到別人做就跟著別人去做，別人不做也就算了，不是出於真心。在隨喜當中也沒有盡到力量，隨喜功德是要盡心盡力，這個才叫隨喜；沒有盡心盡力，沒有盡到心力，這個不叫隨喜。隨喜就是我們力量達不到，但是我們真有心要去做這個事情，要把這個事情做好。不是沒有這個心，有這個心，有發這個心，只是力量達不到，這樣功德才圓滿。如果沒有這個心，這不能算隨喜。所以張先生給他講，你心裡並沒有真正慈悲的念頭，是跟著人家做而已，人家做你也跟著做，人家不做你也沒有動個念頭要去做這個事情。在外面還標榜自己是很慈悲的，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之心，沒有動過慈悲心的念頭。

【且君家蝦蟹之類。亦登於庖。彼獨非生命耶。】

張先生又給他舉出來，你們家裡的廚房煮的、吃的依然有『蝦』、有『蟹』，蟹是螃蟹。在台灣，在包括我們澳洲、東南亞，現在很流行吃大閘蟹，現在在大陸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這一帶很多，包括香港。蝦蟹這一類動物現在吃的人很多。古時候也有，在俞先生他那個時代，明朝的時代就有，很多人吃蝦蟹，現在就更多。張先生給他講，說你放生，你家裡廚房，而且蝦蟹，我們知道，小時候我都吃過，這在河邊去抓的蝦，在河邊去抓的蝦那是透明的。你把蝦抓來煮熟了，那蝦都變紅的了。還有螃蟹這一類的。『亦登於庖』，「登於庖」就是你還常常在吃這些東西，這些還是生命，依舊是吃眾生肉。張先生給他講，難道這些都不是生命嗎？『彼獨非常生命耶』，難道這個蝦跟蟹就沒有生命嗎？意思就是這樣。這是說他放生吃素戒殺，自己家裡還是殺生吃肉，這是講到放生這一條，戒殺放生這一條也沒做到。

【若口過一節。】

這是指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，『口過一節』，在經典上講

就是四種，都是口過。妄語，講話騙人，講話不實在；惡口，就講話口氣不好，讓人家聽了心裡難過。剛才講了，我們同樣一句話，你的語氣、態度溫和，你講出來人家聽了心裡就很舒服，很樂意來接受。如果我們講出來這個話很嚴厲、很暴躁，人家聽起來就很不舒服、很難過，這就是惡口。惡口在現前社會上非常多，有很多人他犯了惡口的習氣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講話那個口氣讓人家聽了就心裡難過。所以這個我們要注意。這個雖然是張先生對俞先生講，但是也是對我們大家來講。我們學習這個東西，就是對我們講的，我們講話要注意，避免惡口的習氣。

在《地藏經》佛也給我們講，地藏菩薩「若遇惡口者，說眷屬鬥諍報」，地藏菩薩如果遇到有惡口習氣的人，還給他說法，說你這習氣如果不改，你的家親眷屬常常會鬥爭，你的家屬常常會跟你吵架，跟你鬥嘴、跟你頂嘴，這就是眷屬鬥諍報。兩舌就是挑撥離間，破壞人家的感情，煽動、製造分裂，這就是屬於兩舌。綺語是花言巧語，編織得很美麗的言語，但是讓人家聽了心思不正，有邪念、有邪思，這一類的言語、文章、歌詞、戲劇等等都屬於綺語，這個也是惡業。所以口業最容易犯，因此《無量壽經》佛才把口業擺在第一個，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。下面張先生就舉出俞先生他的口過，口的過失：

【君語言敏妙。談者常傾倒於君。】

說俞先生他這個人能言善道，口才很好，又有才學，很會說話去諷刺人，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。所以大家跟他講話都被他折服了，他有口才，沒有道理的事情他也能夠給它講得很有道理，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，你講不過他。

【君彼時出口。心亦自知傷厚。】

俞先生他講這些話，張先生給他講，他說你當時話說得雖然很



痛快，可是你自己還有良心，也知道這有傷厚道，這樣講有傷厚道，就是說話尖酸刻薄，好勝心強，不肯輸人。我們只要冷靜去觀察一個人，他講話不認輸的，那個人沒福報，什麼話都要講到贏，都要勝過別人，不能修忍辱，這個人沒福報，好勝心強。幸有此一點良心，俞先生還好他有這點良心，知道講這些話也有傷厚道，責備人那個心太刻薄了。還好他有良心發現自己這個錯誤，所以這也是他轉禍為福的一個機會。不然灶神到他家跟他講，講了他也聽不進去，也不能接受，那對他就沒有幫助。所以他這個人還知道『自知傷厚』，自己知道他常常講這些話有傷厚道，所以這個人還是可以教，可以回頭。所以在他四十七歲這一年，因緣成熟，灶神到他家裡，把他的迷夢點醒了。

【但於朋談慣熟中。】

在熟悉的朋友當中：

【隨風訕笑。不能禁止。舌鋒所及。觸怒鬼神。陰惡之註。不知凡幾。乃猶以簡厚自居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】

『隨風訕笑』，這是講妄語的過失，在朋友談論當中，他的言語不讓人，訕笑，訕是一種毀謗，笑是譏笑別人，常常去挖人家的缺點，挖人家的瘡疤，去笑話別人，這「隨風訕笑」。一出口就是講人家的過失，去笑話別人，這叫訕笑，毀謗、嘲笑、譏笑。『不能禁止』，就是他自己控制不住，講話一出口就是這個習氣毛病。

『舌鋒所及，觸怒鬼神』，嘴巴話講出來，舌頭話講出來，「觸怒鬼神」，鬼神都在鑒察。『陰惡之註，不知凡幾』，陰間給他記錄這些惡業，不曉得記錄多少了，口的惡業太多了。『乃猶以簡厚自居』，他自己還以為自己很厚道，其實他講的這些話鬼神聽了都很討厭，自己還不知道，認為自己很厚道，自己是個好人。這雖然說俞先生，我們學習到這個地方，我們都要自己來反省，我們有沒有

犯了俞先生他這個毛病？如果有犯了，我們要趕緊改過來；沒有犯，要保持，不要犯他這個毛病。下面講，『吾誰欺，欺天乎』，他說你要欺騙誰？你能夠欺騙天嗎？下面講邪淫這一條：

【邪淫雖無實跡。君見人家美子女。必熟視之。心即搖搖不能遣。但無邪緣相湊耳。君自反身當其境。能如魯男子乎。遂謂終身無邪色。可對天地鬼神。真妄也。】

這是舉出意惡裡面最重的邪淫，邪念。張先生給他講了，邪淫雖然沒有發生過事實，也就是說俞先生他沒有做過邪淫這個事。沒有這個事，但是有這個心，只不過沒有這個緣。所以張先生給他講，他說你看到人家美麗的女子，『必熟視之』，你就一直去看，看得很仔細。看了之後，『心即搖搖不能遣』，你的心裡面那個邪念就沒有辦法去排除。這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，「見他色美，起心私之」，邪念就生起來了。『但無邪緣相湊』，只是沒有邪淫的因緣來相湊和，如果有這個因緣你能保持得住嗎？這個意思就這樣。『君自反身當其境』，你如果遇到這因緣，『能如魯男子乎』？

「魯男子」是孔子那個時代，《孔子家語》講魯人，他們魯國的人，有一個人，一個男子，他獨處在一個房子，隔壁有一個寡婦，晚上暴風雨到，房子壞了，她就來給這個魯男子敲門，希望跟他住一個晚上。魯男子他說，人還沒有滿六十歲的時候，不可以跟婦人住在一起，照古禮要六十歲才可以。如果沒有六十歲，他還沒有六十歲，所以不能放她進來。這個婦人就跟他講，你怎麼不學學柳下惠？柳下惠就是坐懷不亂，美女坐在他身邊他心不亂，不為所動。魯男子跟她講，他說柳下惠可以，我不行，我沒有他的功夫。所以他始終就是不開門。這就是魯男子。魯男子在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如果有邪念，很容易就犯了邪淫的罪過，這是我們一般很容易犯的。張先生給俞先生講，他說如果你遇到這樣的因緣，你自己有

沒有把握去保持？『遂謂終身無邪色，可對天地鬼神，真妄也』，他說你平常沒有因緣，自己心裡的邪念都一直生出來，再有因緣你能保持得住嗎？能不犯邪淫嗎？就是「終身無邪色」，你有這個把握嗎？「可對天地鬼神」，張先生給他講，「真妄也」，你這是虛妄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只是沒有緣而已，你仍然有邪念，就是這個你做不到。下面講：

【此君之規條誓行者。尚然如此。何況其餘。】

張公（張先生）就對他講，他說我上面舉出來這幾條是你們文昌社裡面訂的規條，你們訂的規條，這幾條你都做不到，其他的就更不必說了。由此可知，張先生所說的專務虛名一點都不假，俞先生他做善事只是徒個虛名，沒有一樣善事確實去做到。所以這裡張先生一條一條給他列舉出來，俞先生聽到無話可說，的確張先生說的一點都沒錯。

【君連歲所焚之疏。悉陳於天。】

張先生給他講，你每年寫的疏文，灶神爺確確實實幫你送到天上給玉皇上帝，呈交給天帝了，上帝也有派使者來觀察。

【上帝命日游使者。察君善惡。數年無一善行可記。】

《了凡四訓》末後有一句話講，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我們要相信。這句話我小時候常聽我母親講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聽老人講，祖母這一輩的都有講。現在比較少聽到了，現在可能只有佛門裡面比較會聽到。現在一般都崇尚科學，講到神明人家都說你是迷信。但是科學發明的時代是不是就沒有這些鬼神？實在講我們這些年來看到也很多，看得很多，不但不是沒有，而且是愈來愈多。鬼神這些在《感應篇》、在佛經裡面都有講到，這個我們一定要相信。現在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世間，特別在現代，古時候比較少，古時候的人心比較善良。現在這個時代的人心比較不好，所以邪神惡鬼就

很多了。如果心地要是不正，我們現在常常聽到有些人被冤親債主附身這一類的，為什麼冤親債主附身？原因都是自己找來的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」，這是《感應篇》一開頭講的。《感應篇》後面也有講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；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」。

在《感應篇彙編》裡面有個公案，有一個叫元自實的，元朝的元，自己的自，真實的實，元自實先生，有一天早上拿了一把刀要去殺一個姓繆的人，這姓繆的忘恩負義，對不起他，他準備去把他殺掉，一大早帶著刀要到他家去。路當中經過一個軒轅廟，軒轅廟是供黃帝的，我們中國人都是黃帝的子孫，軒轅廟就是供黃帝的。在這個廟有一個軒轅翁，就是看廟的一個老人家，一大早起來要誦經，看到元自實從他廟門口經過，後面跟著好幾百個凶神惡煞拿刀、拿棒、拿棍，看了非常可怕，凶神惡煞。沒有多久，元自實他又繞回來，又從他廟門口經過，這個時候看到他後面又跟了好幾百個面貌很善良的，像天使一樣的，也是好幾百個，面貌非常善良、非常莊嚴，跟著他又從他這個廟門口經過。軒轅翁看到這個事情就感覺很奇怪，就去找元自實，問他什麼姓名？他說他是元自實，就把他找到廟裡面來，問他，剛才你從我們廟門口經過，又從我廟門口要回去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？

元自實就跟軒轅翁講，就給他講，他說那個姓繆的對不起我，我剛才準備到他家去把他殺了。但是走到他家門口，他就突然想到，這姓繆的他上面還有一個八十幾歲的老母親，還有妻子，還有兒女，兒女還小，我給他殺死了，他的老母親誰來照顧，他的妻子兒女誰去撫養，我殺了他一個人，不等於殺了他一家嗎？對不起我的人畢竟只有姓繆的一個人，他的母親、他的妻兒是無辜的。他想到

這裡就放下，不報復了，想到這裡就想到他們家人，他就不報復，所以他又回去了。軒轅翁聽到元自實這麼講，他說那我明白了，就給元自實講，他說剛才你怒氣沖沖帶著刀要去殺姓繆的，你知道嗎？你後面跟了好幾百個凶神惡煞，凶神很多跟著你，你剛才是起惡念要去殺人，要去傷害人。你到了他家你回心轉意，放下殺人的惡念，會替他們家人想，你這個善念生起來，所以你回去的時候，你後面也跟了好幾百個善神，善良的神跟著你。所以軒轅翁就勸元自實說，你從今以後要努力斷惡修善，那你將來的前途無量。所以元自實聽到軒轅翁跟他這麼一講，他真的從那天開始發願斷惡修善，後來做官做得很大。這是《感應篇彙編》裡面講的一個公案。

根據這個公案，《感應篇》講的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」，你心裡起一個善念，要做好事的好善、好心的念頭，你這個好事還沒做，那個吉祥的神已經跟著你了。吉祥的神跟著我們，當然就是會保佑我們平安事事如意。「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」，如果心起一個惡念你要去傷害人，或者很恨一個人，像元自實很恨姓繆的，覺得姓繆的忘恩負義，對不起他，恨死他了，想要把他殺死。人還沒有殺，起了這個惡念，已經有好幾百個凶神跟著他。所以我們一個人吉凶禍福就是在起心動念當中，我們每天你起幾個善念、起幾個惡念，自己這樣努力來觀察。如果你發現惡念，要趕快給它調整過來，這個惡念不要起，起善念。起個惡念馬上就要想到《感應篇》講的，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凶神已隨之，凶神已經跟著了，馬上就跟著了。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吉神已隨之，所以我們多起善心善念，不要起惡心惡念，讓惡心惡念不斷的減少，到最後沒有，純粹是善心善念，這樣我們斷惡修善就修圓滿了，這從心地裡面。這是舉頭三尺有神明，這個我們不能不相信。

昨天大家為我慶生，跟我們會長慶生，我算中國的虛歲到今年虛度六十了，虛度，活了六十年，也沒想到六十年真正的生日會在這裡過。本來這次到澳洲來是要避開的，學院他們也要幫我做壽，所以我這次來沒住到學院，避開。在台灣他們有人提早幫我做，本來想出家人是沒有做生日，隨順我們世俗這些風俗。在這六十年當中，當然也看到很多事情，從小跟我母親去跑神廟的。所以我當兵退伍，我母親都帶我到一個三太子那裡，有什麼大小事情就去問神，是一個乩童，一個女的。所以那個女的，那個神有沒有附在她身上，我去看都知道，有時候她自己裝的我也知道。神沒來，自己在那邊裝模作樣，那我們也看得出來，真的來了，講話聲音各方面就不一樣。有一次，那個時候我已經在聽經，但是我母親她那時候還沒學佛，她總是要帶我去拜神，我從小就跟她拜神拜到大，現在長大了也不能不聽她的，她要我去，我都一定要跟她去，就在我們家鄉的三太子廟。

有一天我就想試一試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？有時候神出壇，就跟我談話，就這樣附在她身上跟我談話。有一次我就說，你是不是真的？他說怎麼會是假的呢？有一次，我當兵退伍，在當兵有年終獎金，年終有多一些錢。退伍了，我們有一個同班姓林的，跟我同姓，他打電話給我，問我說你年終獎金那個錢有沒有拿到？那個時候三十幾年前，三十八年前，那個時候台幣二、三百塊也不是大，但是也可以買很多東西。我總是沒有拿到，我說沒有。他說那你趕快去台北市團管區去領這個錢，他說我們都拿到了。我是從台北市被徵調的。但是我去台北市團管區就找不到，那個軍官就沒有，沒這個錢。當時那個錢也不是很多，但是我是賭一口氣，怎麼別人會有，我就沒有？我就不相信。後來回去我就是問這個神，問三太子，我說我們同班的人大家領到錢，只有我沒有領到，我這筆錢到

底到哪裡去了？我就問那個神。

這個三太子就說，他說好，明天我跟你去。他說要跟我去。我說你怎麼跟我去？第一天我到台北市去問，台北市說沒有，台北市辦理那個人他有問我，你現在戶口在哪裡？我說戶口已經遷到台北縣。他說那已經給你轉到台北縣，你到台北縣那個團管區去，那個時候在台北市我們是住萬華。後來他說現在在台北縣樹林鎮，你去那邊。第二天我就要去了，三太子他說要跟我去調查。我說那你怎麼跟我去，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跟我去？我就這樣問他，那個神出來他講話，我就這樣問他。他說你要出門之前先燒三炷香，向門外對空講，說我某某人現在要去查那個錢，請三太子跟我去。他說這樣我就知道了，我就會跟你去了。那個時候半信半疑，回去就香一燒，我就，三太子，我現在要去了。結果我就坐車到台北縣去。去了之後，到台北縣的團管區，那個軍官，我說我要來領那筆錢，年終獎金。他說叫什麼名字？名字報給他，他就翻翻翻整本翻透了，他說沒有。我說怎麼會沒有？不是台北市就台北縣，我就住這兩個地方，我的戶口就這兩個地方而已，怎麼會沒有？他說好，我再給你看看，再看第二遍還是沒有。我說怎麼會沒有？辦這個錢的軍官很不耐煩，他說那你不相信，不然你自己進來看好了，叫我自己進去看。

我進去從頭翻到尾，翻了兩遍，真的沒有，後來我只好回來。回來那天晚上又到那廟去，我就問三太子，我說今天還是沒找到，我說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跟我去？我說找不到。他說有。我說真的嗎？我又反問他，是不是真的有跟我去？我那個時候心裡想，你怎麼證明你跟我去？只有我一個人去。他說你到了那個地方，不是你在外面看嗎？裡面那個人叫你進去翻，然後那個人就站著這樣一直看你、一直看你。那個時候我就確定了有去，因為去只有我一個人

去，進去那邊翻怎麼樣，我回來都沒有對任何人講。我就是要去試探，等到晚上去問他，你怎麼跟我去的？他講了我進去裡面翻，他也知道。這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，只有我一個人去，我一個人知道。他講出來之後，我就確定真有神。所以對神明從小跟我母親跑那個廟，跑乩壇，到現在一直看看那麼多，這個經典上講的都是真的，不是騙人的，是事實。

所以這裡講的，『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』，都有鬼神在鑒察的。『數年無一善行可記』，他說好幾年沒有一樁善行可以記錄。可見得上帝對他不是不關心，天天派神來給他考察，這些年中沒有一樣可以記錄，只看他造惡業，沒有看他真正做一樁好事。好事都是徒務虛名，不落實、不確實，沒有確實去做過一樁好事，只有造惡業。現在這節課時間到了，下面我們晚上再來學習。